

梦想季

张薇薇
(Viribear)

著

苏丹的禁宫

下

TWO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223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

团结出版社

张薇薇

Vivibear
著

苏丹的禁宫

下
TWO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丹的禁宫. 下册 / 张薇薇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126 - 1964 - 7

I. ①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2776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44790

网 址: [www. tjpress. com](http://www.tjpress.com)

E-mail: 65244790@163. 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
开 本: 16

字 数: 225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1964 - 7/I. 789

定 价: 26. 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

Chapter 01
谁是幕后的凶手 / 1

Chapter 02
玫瑰夫人遇袭 / 8

Chapter 03
和陛下谈条件 / 16

Chapter 04
黄金打造的摇篮 / 23

Chapter 05
真凶到底是谁 / 31

Chapter 06
原来是她 / 40

Chapter 07
无法逃避的侍寝夜 / 49

Chapter 08
突如其来的意外 / 58

Chapter 09
不要得罪小人 / 68

Chapter 10
出征匈牙利 / 77

Chapter 11
意外的发现 / 88

Chapter 12
后宫里的阴谋 / 95

Chapter 13
步步为营 / 103

Chapter 14
许蕾姆的反击 / 110

Chapter 15
小王子的诞生 / 117

Chapter 16
苏莱曼归来 / 125

Chapter 17
好久不见的人 / 133



Chapter 18	出征奥地利 / 142
Chapter 19	真实的心 / 150
Chapter 20	首席夫人 / 158
Chapter 21	不要挡在我的前面 / 164
Chapter 22	意外的死亡 / 174
Chapter 23	苦肉计 / 181
Chapter 24	奥斯曼的皇后 / 192
Chapter 25	震惊欧洲的私房事 / 200
Chapter 26	来自宫中的杀意 / 207
Chapter 27	从未如今接近 / 214
Chapter 28	庆祝典礼上的阴影 / 220
Chapter 29	露出的破绽 / 229
Chapter 30	易卜拉欣的末日 / 237
Chapter 31	贝希尔的最后秘密 / 248
Chapter 32	最后的结束 / 260
	尾声 / 265

Chapter 01 谁是幕后的凶手

微凉的风透过窗棂吹入房内，带着一股令人战栗的寒意，似乎昭示着伊斯坦布尔的冬天即将要来临了。若隐若现的阳光从枝丫间散落下几丛细细碎碎的光斑，随着风动而跳跃闪烁不停——仿佛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短短几天里，身为低等女奴的我破例被封妃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座托普卡帕王宫。瓦西总管当天就将我安排到了专属于伊巴克尔的房间，还送来了几位做事伶俐的女奴。一夜之间我在宫中的地位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我的头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已陷入深宫的旋涡中心无法再全身而退。

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因为，这是我在后宫里继续生存下的唯一出路。

“许蕾姆伊巴克尔，您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，需要喝些加乌埃提提神吗？”身旁的一位棕发女奴起身关上了窗子，转过身态度殷勤地轻声问道。

许蕾姆……对了，这是我的新名字，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爱笑的姑娘，我也不知道苏莱曼为什么会赐予我这个名字。无可否认，苏莱曼对我是有着一定的好感，或许也有相当大的兴趣，但绝对还没达到更深的那一步。当时他在那种情形下破例封我为伊巴克尔，或许也有心怀怜悯的一时冲动

吧。对于他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我还是心存几分感激的。如果没有御医总管的亲自治疗，我的伤势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颈间的伤痕，眼前不禁又浮现出那令人心有余悸的一幕。如果那位伊奇宦官不是连环杀人事件的真正凶手，那为什么偏偏要对我狠下杀手呢？到底又是谁在幕后指使着这一切？事情，似乎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，就像是一团毛线球揪出了无数个小线头，又互相纠缠萦绕在一起，怎么理也理不清。

“许蕾姆伊巴克尔，陛下派人送来了一些礼物，想要请您过目一下。”守在门外的女奴的清脆声音蓦地响起，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。

陛下派来的人？我心里微微一动，连忙说道：“快让他进来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位眉目秀美的少年就不慌不忙地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不出我所料，这位被派来送礼物的人果然就是贝希尔。阳光下他的褐色头发反射出一圈浅金色的光环，蜜色的肌肤有着如瓷器般的细腻质感，令人忍不住想要伸手触碰。如今的他举止做派得体又不失沉稳，唇角挽起的弧度恰到好处，当初的生涩无措不知何时早已褪尽。在这座王宫里他就是我最信任的伙伴，自从出事后我心里可是憋了好多话想和他说，也有不少疑问想和他探讨，可因为养伤一直都没机会出去。今天可好，他总算是主动送上门来了。

“恭喜您，尊贵的许蕾姆伊巴克尔。”贝希尔弯下腰，对着我毕恭毕敬地行了礼，随即示意女奴们将礼物搬了进来，“这些名贵的貂皮和宝石首饰都是陛下送给您的礼物，希望您会喜欢。”他说话的口吻相当公式化，只是趁着女奴们不注意给我使了个眼色。

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立刻就找了个借口屏退了那两位女奴，确认她们离开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口道：“贝希尔，你可算来了！”

“真没想到，短短几天，你的人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”贝希尔显得心情极好，眉眼间皆是愉悦之色，“如今你被封为了伊巴克尔，这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林珑，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。”

从他口中突然听到自己的真正名字，我居然有一刹那的恍惚。林珑，那个名字，以及那个名字所拥有的人生，在我踏入旋涡中心的那一刻都已真正

完完全全离我远去了。不管是为了想知道最后的答案，还是为了在这个异时空生存下去，我都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。

“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，或许该感谢那个凶手吧……若不是这次的意外，苏丹陛下应该也没这么快封我为妃。”我在他面前倒也没掩藏自己真实的想法。

“就算没有凶手的出现，你成为伊巴克尔也是迟早的事。若是陛下不在意的人，又怎么可能令他一时冲动做下这样的决定。据我所知，陛下可不是位富有同情心的帝王。”贝希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指了指那堆礼物，“你知道吗？这些礼物里光是其中的一对钻石耳环，就抵得上开罗地区整整一年的收入了。由此可见陛下对你还是很有心的。”不等我说话，他又敛了笑容，压低声音道，“对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那个伊奇宦官今天早上自尽身亡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吃了一惊后又很快冷静下来，宫廷中杀人灭口的事情好像也不少见吧。所谓的自尽身亡，恐怕也是另有玄机。想到了加尼沙之前对我的提醒，我小声说道，“事情好像没这么简单吧，那伊奇宦官倒像是专门冲我而来，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连环杀人事件的真凶。”

贝希尔眼中的眸光闪了闪，嘴角扯出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容，“你果然也察觉到了。没错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昨晚严刑拷打后伊奇终于承认是有人买通了他，利用宫里的杀人事件来加害于你，以便混淆视听，这样就不易暴露出真正的幕后指使者。”

“那么是谁买通了他？这个他招了吗？”我的语气变得有些急切起来。

贝希尔摇了摇头，“他并不知道是谁指使的，对方没有透露身份，只是给了他足够多的金子。在那样的严刑下他应该不敢有什么隐瞒。这个幕后的人很善于隐藏，也很小心，势力更是不可小看，所以最后伊奇在重重看守下还是难逃一死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只是不知道到底是谁要置你于死地。”

我的心底蓦地一个激灵，就像是阴晦的天空里突然闪过一道暗光，不禁脱口道：“难不成和毒瞎我眼睛的人是同一个人？”

贝希尔似乎愣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谁知道呢，或许吧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脑中又掠过一闪念，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，应该就是这



个宫廷里最憎恨我的人吧……

“难道是玫瑰夫人？”我想来想去在宫里好像就和她一个人结过怨，之前要是没有加尼沙的出手相助，我或许早死在她手里了。

贝希尔凝神思索了一会才答道，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”

“对了，我记起来事发时曾看到有两个人影，可惜另一个让他逃走了。”我遗憾地摇了摇头，“而且当时天色这么黑，我的一只眼睛又看不见，所以压根没看清那个人的样子。”

“有两个人？你当时怎么没说？”贝希尔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。

“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。”我皱着眉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，“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我的脑子里到现在为止还是乱糟糟的一片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贝希尔的神色顿时柔和了几分，放缓了语气，“你再仔细想想，另外一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征，或者当时有没有特别的声音或是气味？”

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况，只觉得头痛欲裂，无奈地摇了摇头道，“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更多的东西了。”

他盯着我的眼睛，耐心又固执地说道：“你再好好想想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再次回想了一遍，忽然脑中好像想到了什么，“对了！好像有股子马粪的味道。”

“很好。”贝希尔倒也没再勉强我，他的目光落在我颈间的伤痕上，情不自禁流露出了几分关切之色，“真主保佑，幸好这次你伤得不算太重，不过还是要继续好好调养。这些天尽量别出去吹风，有什么新情况我也尽量会找机会告诉你。那么，我先退下了，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派人直接召我前来。”

快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却没有回头，“罗莎兰娜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这个名字。在不远的将来，许蕾姆一定会成为王宫里最尊贵的名字。而我贝希尔，也会是您永远的最忠实的仆人。”

我愣了愣，心里涌起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，低声道：“贝希尔……我并没有将你当仆人看，在这座后宫里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伙伴。而且，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。”

他的身影一顿，沉默地站在那里，忽然回头朝我绽放出了一个无比灿烂

的笑容，“没错，许蕾姆，我们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。”

目送他离开之后，我心情复杂地望向了窗外，凝视着一只灰鸽的影子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久久地，没有收回自己的目光，仿佛视线所及之处永远都没有尽头。

傍晚时分天空下了一场小雨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润清冷的味道。我半倚在温暖的卧榻上翻看着波斯诗人盖斯的诗集，懒洋洋地等待着晚餐时间的到来。书才没翻了几页，苏莱曼身边的宦官前来禀告，说是陛下晚上将会过来和我一起用餐。这段日子里，苏莱曼倒是来探望过我几次，不过几乎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和我一起正式用餐这还是头一回。看着身边女奴们欢喜期待的神情，我却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。

等到整本诗集差不多都翻完了，那位大人物却还是迟迟未到。我揉了揉空空如也的肚子，忍不住吩咐道，“法蒂玛，你去瞧瞧陛下有没有往这里过来了？都已经这么晚了怎么还不来？”

法蒂玛会意一笑，“伊巴克尔，是您的心在思念陛下吗？”

我眨了眨眼，“是我的肚子在思念陛下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苏莱曼微笑着推门而入，“看来我来得真是时候，听到了这么诚实的回答。”

年轻的帝王今天穿着一身暗金底郁金香花纹的埃及棉长袍，淡然却不失威严。头上缠着白色裹头，在正中以翠绿色宝石饰之，看起来就像是刚从一千零一夜神话故事中走出来的哈里发。

我讪讪一笑，想要转移这个话题，“陛下，您也饿了吧？是不是吩咐御膳房将晚膳传上来？”

他笑而不语，只是轻轻拍了拍双手。很快，门外的女奴就将准备好的晚膳陆续端了上来。或许是苏莱曼来这里用膳的关系，今晚的瓷器也用得格外精致，而且是清一色的元青花。青瓷缠枝纹牡丹葫芦瓶里装着浓郁香甜的玫瑰水，青瓷浅碗里盛着炖果茸和酸奶酪，青釉荷叶盖罐里放着可口的各类腌菜，主食羊肉烩饭和肉羹则被放在了青花莲塘纹大碗中。

看着这些亲切又熟悉的青花瓷，我的心情似乎也没刚才那么紧张了。说起来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单独和苏莱曼一起用餐。世事真是匪夷所思，我怎

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自己竟然能和四百年前的君王一同用餐，并且还是以他妃子的身份。收起有些恍惚的神思，我抬头望向苏莱曼，只见他吃得不缓不急，动作优雅却不失利索，丝毫不浪费盘中的任何食物。这或许也是他在长年征战生活所养成的习惯吧。

“对了，你喜欢这个新名字吗，许蕾姆？”晚餐结束后，他忽然问起了这件事。

吃饱喝足的状态容易令人心情放松，我懒懒地往垫子上靠了靠，抿了抿嘴笑道：“多谢陛下赐的新名字。其实我好像并不算是个爱笑的姑娘。不过这个名字挺好的，我以前看本书里曾说过，爱笑的姑娘运气不会太差。所以啊，以后我更得多笑笑。”

他若有所思地瞧着我，摇曳的烛光将他的眼眸映得闪亮，比深藏地底千年的琥珀更加夺目耀眼。一时之间，竟令人看得有点错不开眼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他示意法蒂玛将首饰盒拿了过来，吩咐道，“帮你的主人戴上这对钻石耳环，我看看合不合适。”

我一见那对差不多有板栗大的钻石耳环，不禁暗暗咋舌，怪不得贝希尔说抵得上开罗地区一年的收入呢。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陛下还真是实力雄厚！不过戴着这么大的耳环恐怕连喘气都累吧？我正想要推脱，玛蒂玛却已经手脚敏捷地给我戴上了。

“还不错，走两步给我看看。”苏莱曼斜倚在软榻上，拿起了一杯红葡萄汁轻轻啜了几口，深红色液体反射着烛光在他垂落的睫毛下荡漾出一圈浅粉色的光晕。

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我无奈只得起身照他的吩咐走了两步，谁知道刚一站起来，就觉得头重脚轻，身子忽地失去了平衡扑通一下跌倒了地毯上，还正巧跌坐在了首饰盒上，顿时痛得我直皱眉龇牙。苏莱曼刚喝下去的一口葡萄汁差点喷了出来，颇为好笑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我在法蒂玛的搀扶下站起身来，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，“陛下，这对耳环实在是太沉了，谢谢陛下您的赏赐，我只看不戴行吗？”

苏莱曼促狭地笑出了声，“看来这次是我的失误。”

我再次表示感谢后赶紧取下了这副耳环，看来这大手笔也不是人人有福

消受的。

苏莱曼身边的宦官见时辰不早，试探地问道：“陛下，今晚您是要在这里留宿还是——”

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只见苏莱曼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“留宿在这里？今晚就算了，好像一个月的时间还没到吧。”

听到前半句我才刚刚庆幸了一下，可后半句又让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果然是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吗？眼见着侍寝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尽管也知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这一步就无法避免，可总觉得还是仓促了一些。无论是从感性还是理性来看，一个月后绝对不是侍寝的好时机。我自身还没完全准备好且不说，苏莱曼对我的感情还不算太深，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侍寝过后他就把我给忘了。就像宫里那些被人遗忘的伊巴克尔那样，最后被取消封号回归原点。在交出自己前，或许要设置一些障碍才会让游戏更加有趣。

“陛下，我有件事想和您商量一下。”我顿了顿，察看着他的脸色并无异状后才斟酌着低声道，“是关于侍寝的事。”

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愕然之色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略微弯了弯唇道：“从来没有妃子这么直白地和我商量这种事。你倒是头一个。好，那么我姑且就先听一听。”

我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在心里将想说的话又重新组织了一遍，试探着开口道，“是这样的，陛下。我——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声音，“陛下！陛下！不好了！刚才玫瑰夫人在房中遇袭了！听说好像是遇上了那个凶手！”

苏莱曼面色微变，立即起了身向门外走去。一听涉及那个凶手，我也忍不住恳求道：“陛下，我也一同去可以吗？”

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就点头表示了同意。

Chapter 02 玫瑰夫人遇袭

等我们赶到玫瑰夫人房中时，宫里其他的妃子们也纷纷闻讯而至。虽说她们都是以担心探望的名义前来，可实际上各自的心思却是不得而知。玫瑰夫人这次性命倒是无虞，不过受此惊吓后也是害怕不已，一见到苏莱曼就投入他的怀抱抽泣道，“陛下，是那个连环杀手！一定就是那个杀手！幸好有真主保佑，不然我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您了！”美人就是美人，那哭泣的模样犹如玫瑰沾雨般娇弱柔美，倒比她平时不可一世的样子更令人心生怜惜。

我悄悄打量了几眼赶来的几位妃子，她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苏莱曼身上，对于眼前这恩爱的一幕大多数人的脸色显然都不怎么好看。在这些妃子中只有达玛拉留意到了我的视线，抬头对我轻轻笑了笑，那笑容犹如希腊紫堇般清淡优雅。我也回报以一笑，还冲她眨了眨眼，收回视线的时候，正好看到赫妮伊巴克尔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。我也不以为意地对她展示了友好的笑容，谁知她却飞快地避过了我的目光，神色略为尴尬地转过头去，重新将视线投落在了苏莱曼那个方向。

在女奴惊魂未定地回禀下，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件事情的大致经过。玫瑰夫人这次竟然是在自己房间里遇袭的。她原本打算去浴室洗浴，就叫身边的女奴先去准备，谁知喝了一杯饮料后就失去了知觉。幸好这位女奴临时折

返，正好发现有人正要带走玫瑰夫人，及时叫来了侍卫才吓走了那凶手。听完这些，众妃子心里都是惊惧不已。难道那凶手谋害的对象已经从普通女奴转变为苏丹的妃子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身为妃子的她们岂不是人人自危？

苏莱曼的脸上隐隐有怒色，硬是强忍着没有发作。我相当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。这些日子以来出动了这么多人力，甚至破例允许加尼沙带侍卫进入后宫巡逻，可不但没能抓到这个凶手，对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，这让他堂堂帝王的面子往哪里搁？

“行了，你们先都退下去吧。”他垂下了眼睑，低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。

“陛下，您今晚就留下来陪我好吗？我真的好害怕。一想到差点就再也见不到您，我的心就……”玫瑰夫人边说边流下了眼泪，适时地展现出了她柔弱的一面，这样的要求让任何男人都难以拒绝。苏莱曼正要说些什么，只见准备离开的达拉玛晃身子一晃差点失去平衡，幸好赫妮及时扶了她一把才不至于摔倒。

“达拉玛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叫御医看看？”我有些担心地脱口问道。

达玛拉摇了摇头，温和地笑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只是有些头晕而已，我还是先告退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达玛拉。”苏莱曼出声喊住了她，“正好御医总管还没离开，就顺便让他给你看看吧。若是有什么病也能尽早医治。”

达玛拉的脸上似有一抹惊喜之色掠过，随即垂首道：“多谢陛下。”

御医总管立即奉命上前给达玛拉诊治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喜笑颜开地上前禀告道：“恭喜陛下，达玛拉伊巴克尔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，这一定是真主给予我奥斯曼的恩赐。”

这个消息令在场众人都吃了一惊。玫瑰夫人的脸上有恼意一闪而过，唇边却很快露出一丝冷笑，其他几位妃子也是复杂难辨的古怪表情。至于达玛拉本人，在听到消息的一瞬间她的面色微微泛白，看样子竟是惊骇大于惊喜。不过她素来是个性子沉稳的人，所以情绪的失控也仅仅是几秒钟而已，除了我几乎没人留意到她的异常。

“很好。这总算是个好消息。”苏莱曼的神色有所缓和，“如果达玛拉这胎诞下的是位皇子，那么宫里就会多一位新的夫人。”他的这句话就像是石子投入了湖水里，顿时激起了层层涟漪，其中脸色最为难看的要数玫瑰夫人。毕竟到目前为止，宫里只有她一个人享有这尊贵的夫人称号。很快，这种唯她一人独尊的境况就要被打破了。

“多谢陛下。”达玛拉的神情看起来还是有几分恍惚，“那么我先告退了。”

“达玛拉，你现在怀了身孕，还是多叫几个人护送你回去吧。”我转头对苏莱曼道，“陛下，那凶手还没捉到，是不是应该更小心一点？”

“达玛拉，我陪你回去。”苏莱曼站起身来，又对玫瑰夫人说道，“古尔巴哈，今天你受了惊也早些休息吧。我会在你住所外加派人手，绝对不会再让你有任何危险。”

玫瑰夫人的神色黯淡下来，略有不甘地瞥了达玛拉一眼，咬了咬唇答道：“是，陛下。”

苏莱曼和达玛拉离开之后，和玫瑰夫人素来不合的赫妮还不忘对她幸灾乐祸地讥讽道：“看起来，这座后宫里最为受宠的妃子很快就不是夫人您了。”

玫瑰夫人反常地没有给予回击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苏莱曼离开的方向，迟迟没有出声。风吹起的发丝遮住了她的半边脸，更让人难以看清她的神情。

怀有身孕的达玛拉一下子就成了后宫里的关注焦点，就连皇太后都亲自来探望了她几次。作为她在宫里唯一算得上朋友的人，我抽空也会去陪她聊聊天打发时间。只是自怀孕以后，她的情绪就一直郁郁不佳，我问了几次都没有问出原因。今天不知是不是阴雨天气的关系，我察觉到她的心情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低落。

“达玛拉，这样对你肚子里的孩子可不好。要知道母亲的情绪是会影响胎儿的。”我说着将一碗热腾腾的甜奶酪递给她，忍不住又问道，“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怀上了陛下的孩子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？”

“许蕾姆，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奥斯曼后宫的规矩吗？”她微微叹了一口气，“还记得米娜伊巴克尔吗？只要是苏丹陛下宠幸过的女人，一旦生下孩子，无论是男是女，从此以后，这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再被临幸。”

我愕然地看着她，一时竟没说出话来。老天，我居然把这规矩给忘记了！在奥斯曼后宫生儿子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此时我脑中回想起当知道达玛拉怀孕时众人的反应，这才明白为什么她们会露出那样复杂的神情。怀孕固然令人妒忌，可对她们来说同时也少了个强劲的对手。在后宫里，一个永不再被临幸的女人又有什么未来可言。就像米娜伊巴克尔和赫妮伊巴克尔，不但失去了宠幸，还要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儿子在自己面前被杀的那一天。这不是对身为母亲的女人最残酷的凌迟吗？

“达玛拉，那也不一定的。你看玫瑰夫人不就是个特例吗？”我只能尽力找些话来安慰她。一直以来，她都是那么冷静又睿智，似乎什么事也难不倒她。但是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烦闷失落。

“你也说了那是特例。”她低垂着头凝望着自己的腹部，眸光暗了几分，“陛下对玫瑰夫人……还是不一样的。我听宫里的老人说，玫瑰夫人在陛下还是皇太子时就和他有渊源了。幼时长期累积起来的情分又岂是我们这些新人能比的。如果同样是犯了过错，陛下可以原谅她，却绝对不会原谅我们。不然的话，玫瑰夫人又怎么能这么轻易重获恩宠？”

“可是，陛下还是非常宠爱你的。”我也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了。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明白，在漫长的时间面前，帝王的宠爱和誓言又能维持多久呢？我相信达玛拉这么聪明的姑娘一定比我更明白。

“是啊，是宠爱，可那不是爱。”达玛拉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清醒。可她接下来的那句话却又让我心里一沉，“但即使知道那是奢望，我也想要拥有。就算是付出所有也想要拥有。”

我定定地看着她，叹了口气，“达玛拉，你很爱他吗？”

“他？当然，我很爱他。”达玛拉的唇边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意，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，“许蕾姆，你是我在这宫里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。”

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温暖的手，低声道，“那么达玛拉，爱他人的同

时，请别忘记爱自己，永远不要爱他人多过爱自己，更不要因为渴望爱而伤害到自己。”

她有些吃惊地抬起头，愣了愣才问道：“那么许蕾姆，你呢？你是否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呢？”

“是的，我很爱自己。这个世上我最爱的人就是自己。”我坦率地注视着她的眼睛，“我的爱是要有回应的。在对方没有回应之前，我绝对不会付出所有的爱。在我看来，爱情并不是单方面的无私奉献。爱我，就要拿得起的东西来交换。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君王，还是普普通通的臣民，当给不起或者不想给的时候，就不要轻言爱。”

达玛拉蓦地睁大了眼睛，似乎被我的言论惊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沉稳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过来，“达玛拉，今天的感觉怎么样？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苏莱曼已迈步走了进来。他边走边解下来自己的缠头，那头黑色长发像是被赋予了生命般随着他的步伐流动，仿佛在我们的眼前掠过一道明亮的光。上等的埃及棉长袍更是将他的身材衬得格外挺拔，除了姿容卓绝这四个字，我想不出更合适的形容词了。

“许蕾姆，你也在这里？”听到他的问话，我立即就回过神来，心里骤然一紧，刚才说的话不会被他听到了吧？

“陛下，许蕾姆是来陪我的，这几天还多亏了她呢。”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，达玛拉已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，拉着我上前行礼后又笑道，“陛下，您来了那些女奴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？看来平时我对她们太过宽容了。”

“是我不让她们通报的。”他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淡淡扫过我的脸，又望向了达拉玛。我惴惴不安地瞥了他一眼，但见他神色与往常无异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忙低下头扯出了一个笑容，“陛下，既然您来了，那么我就先告退了。”

“许蕾姆也陪了我好些时候，是该回去休息休息了。”达玛拉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自在，适时地出声帮我解围。

见苏莱曼点了点头，我急忙退了出来。谁又能料到苏丹陛下也会搞突然袭击？看来以后在达拉玛那里说话也要小心为妙了。